



101岁药理学家丁光生逝世

他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

艰辛求学路

说起自身的求学经历，丁光生总免不了谈及家人。他的父亲丁绪贤，是中国最早一代化学家，曾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知名学府任教，致力于实业救国和科技救国。母亲陈淑，是中国早期女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丁光生的叔父们也在大学教授化工、化学和物理。

在家族影响下，丁光生自幼以科学救国为志，勤学苦读。17岁那年，他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院。“我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攀上一辆货车，颠沛20余日，方才到达重庆郊区的柏溪校区。”求学路之艰辛，更加激起他对知识的求索热情。他一路读到博士学位，本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命运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门。“当时国内还没有临床麻醉学，教育部为了配合抗战后的医疗事业发展，在1946年招考公费留学生时特设了三个临床麻醉学的名额。那年春，我通过了全国统一公费留学考试，到美国学习临床麻醉学。”就这样，他成为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1950年6月，他获得芝加哥大学药理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外科担任临床医师，这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丁光生很快迎来另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彼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对留美的中国学生进行了严格控制。一方面，他收到了美国诸多知名机构的工作邀请；另一方面，父亲时常来信提及国内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对祖国的牵挂使他夜不能寐。他再次独自踏上一段艰险之路。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月之久后，他辗转回到中国香港。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在香港的英国军警的持枪监视下，换小轮至九龙，再换火车至罗湖，走百米缓冲地带……终于，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1951年7月17日，当丁光生提着两个沉重的箱子走出罗湖火车站，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时，不禁热泪盈眶。

研发的救命药被美国仿制

上海药物所从1932年建所至50年代初，一直缺乏药理研究。丁光生就在这时接下重任。这几乎是个白手起家、平地起楼般的大工程。药理实验离不开动物，当时国内物资匮乏，他就把仓库改建

成动物房。天冷，水泥不易干，他就守着炭炉去烘干，夜里睡在施工中的动物房内。

他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心血管药理研究、抗血吸虫病研究和重金属解毒药研究。“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有大量的血吸虫病病人。治疗血吸虫病，全世界只有一种药——酒石酸锑钾，但这种药必须通过静脉注射，毒性大，而且要打很多针，不少病人刚注射完，就因为毒性太强而丧命。”他说。“一定要找到解药！”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做起研究。

1957年3月，丁光生与梁猷毅、谢毓元等人合作研究出了具有解毒疗效的创新药——二巯丁二酸钠。药虽然有了，但效果如何，需要通过临床试验来验证。可在当时的条件下，试药的条件与保障都十分有限，找谁来试？丁光生选择了自己。他做起了“小白鼠”，以身试药，成为第一个静脉注射此药的人。后来的临床结果显示，该药不仅能解锑剂的毒，还可以解很多重金属的毒，比如铅中毒、汞中毒，甚至砷中毒。

在该药的基础上，丁光生等人对口服二巯丁二酸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它毒性低、易吸收，对治疗多种金属中毒都有明显疗效。“西方国家也承认，这是重金属中毒时的首选治疗药。”丁光生自豪地说。199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二巯丁二酸用于儿童铅中毒，这是我国研制的化学药品首次被美国批准仿制。

花甲之年“跨界”

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丁光生半生躬耕科研，爱得至深。可在花甲之年，他突然来了个“跨界”。这是一个看起来与医学相去甚远、少有交集的领域——编辑学。

1980年，丁光生创办《中国药理学报》并任主编。许多人劝他，

我国著名药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丁光生，2022年10月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正如其名，他的一生都在“向光而生”。他和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同日生，是中国第一代临床麻醉学家、药理学家及编辑学家。他致力于心血管药与抗血吸虫病药的研究，作为主要研究者研制的解毒药二巯丁二酸，是美国仿制的第一个中国新药；64年前，他甚至以身试药。他在花甲之年创办了《中国药理学报》，荣获中国出版工作者的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

风雨百年，但他的内心始终是一位不负韶华的青年和少年。

编辑工作是一项“只出力，不出名”的工作。但他甘为“春泥”，退居幕后。因为他坚信，唯有创办自己的刊物，才能让中国药理界赢得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尽管刚开始这是一份中文期刊，但他坚持论文要附上英文摘要，后来要求图表和图例也要有英文，这样外国人也能看得懂主要的科研数据。《中国药理学报》创刊仅五年，就被美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是早期被SCI收录的少数中国期刊之一。

“很难在早晨看见爸爸”

上海药物所无人不知，丁光生全年365天无休。国庆节、春节假期，保卫处要给各个实验室封门，只有丁光生的实验室、办公室是例外，因为他每天都要来上班。哪怕是出差回来，他也总是先回所里。

在家人的记忆里，丁光生一辈子“以所成家”，而家只是个旅馆，用来睡觉、吃饭。在家稍作休息，他也毫无悬念地会回所里工作。“我们很难在早晨看见爸爸，因为他四五点就到单位去工作了，总是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进大门。”丁光生之子丁民乐说。

除了是一个沉迷工作的“劳模”，丁光生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先生。鲜有人知，他会用扑克牌变魔术，会模仿各地的方言讲笑话。他记得《中国药理学报》每一位编辑的生日，甚至编辑的爱人、孩子的生日。每当编辑部工作人员过生日，他总是自掏腰包，请所有人吃饭。他总说自己不会唱歌，但是非常喜欢听歌，轻松愉悦的时候也会轻轻地哼唱。

先生已逝，但留在大家印象里的，依然是他挎着书包，迎着晨光，雄赳赳、气昂昂走来的画面，给人鼓舞，予人力量。

综合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新社等



丁光生获颁首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证书。

拥有一家文房四宝店，同时可以作为自己的创作工作室，是不少艺术从业者向往的事情。2017年，从小残疾的吕鹏飞跟弟弟一起开了一家“吕记文房”，他的漂亮印章和篆刻梦想有了一个落脚点。

吕鹏飞自幼爱好书法、篆刻，通过自学和老师朋友们的指点帮助慢慢确定了篆刻艺人的入生之路。生活飞奔向前，吕鹏飞握紧了手中的刻刀，坚定地为自己憧憬的未来描“横”刻“竖”。

残障男儿的“篆刻人生”

文/片 记者 李旭旭
见习记者 王佳潼

好学的残疾孩子

1980年，吕鹏飞出生在潍坊安丘大莲池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十几天，检查发现我患有腰脊膨膜突出，后来进行了切除手术。”全身瘫痪、腿脚畸形都是切除手术留下的后遗症，到了学习走路的年纪，吕鹏飞仍然学不会站立。“我是爬着长大的。”吕鹏飞说，因为家庭条件和身体素质的限制，他失去了上学的资格。从家到村里学校的路不足1公里，吕鹏飞却从来没有机会踏上这条路。有时候他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上学、放学，一坐就是一天。

“杨桂兰老师在我们小学教语文，她听说了我的情况，便跟我父母商量让我去上学，还说她可以照顾我。”出于种种顾虑，这个提议最终作罢。杨老师便同班里四名同学商量，每天下课后到吕鹏飞家里写作业，顺便可以教教他。在家里那张窄小、油污的饭桌上，在四位学生“老师”的指导下，吕鹏飞直接开始了二年级课程，并一直延续到那几位同学去县城上初中。

1990年春节，10岁的吕鹏飞经过几次大手术后已经能够独立行走。春节前夕，他跟随父亲来到邻居家讨写对联，浓黑的墨

不一的石头捡回来，吕鹏飞用钢锯把石头锯成长条状，然后用磨石把边缘打磨光滑，再用刻刀来刻写印章。

“当时觉得好玩，手上经常磨出泡，也不觉得疼。”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吕鹏飞一上午就能把印章的形状抠出来，三四天就能做好一块印章。吕鹏飞一开始给课堂上的同学们免费刻印章，后来是慕名而来的乡里乡亲，再后来村里的人办银行贷款需要个人的姓名章，也来找他。一来二去，十里八乡都知道大莲池村有个会刻印章的小孩。三块钱、五块钱、七块钱，来找吕鹏飞刻印章的人越来越多，吕鹏飞回忆说：“当时父母很高兴，觉得有了吃饭的手艺了。”

摆摊10年与“书法小院”

2004年到2014年十年间，吕鹏飞在镇上的集市摆摊刻章。为了摆摊，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只要有集就去赶”，赶集成了吕鹏飞的日常营生。

第一次摆摊，吕鹏飞开了半个小时车去12里路之外的王家庄子赶集，回来的路上被一辆车连车带人撞倒了。“旁边路过的人把我扶起来，我又爬上电动三轮车开着回家了。”吕鹏飞的乐观心态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摆摊生涯中，前来刻章的客户五花八门，有时难免会遇到要求刁钻的客户，但吕鹏飞都能和气应对。

吕鹏飞的和气的为他赢得了



吕鹏飞和他刻的印章。

汁被毛笔饱蘸，在通红的纸上留下好看的形状，看得他心痒。“趁着没人注意，我偷偷把盛墨汁的瓶盖拧开，拿起笔过了把瘾，看着墨汁下去一大块，再偷偷倒上点水。”此后，旧报纸成了吕鹏飞的书法练习册，为了找感觉，他也会拿着树枝在地上来回练习。

迷上篆刻

四位同学去镇上上初中后，吕鹏飞的小学生涯也结束了。12岁那年，他竟然还直接上了“大学”。吕鹏飞上的大学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书法函授大学在安丘开办的书法站，杨桂兰老师经过多方联系，给吕鹏飞争取了一个旁听的机会。在1992年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课堂上，大多是25岁到35岁的青年人，也有50多岁的长者，此外还多了一个毛头小子。

书法与篆刻是不分家的，在名家云集的课堂上，吕鹏飞第一次见到了四四方方、用来署名的印章。“上课时看到别人用印章，从那个时候我认识了篆刻。”印章或大或小，起落之间，在纸张上留下优美的书写体，吕鹏飞一下子就着迷了。

村子里有很多青石头，见儿子喜欢，父亲便帮他找形状

一次又一次的命运眷顾。一次，书法篆刻水平比较高的王连庆经过吕鹏飞的摊位时发现了，并邀请他加入“书法小院”沙龙。吕鹏飞也因此结识了一些书法篆刻家，并得到了专业指导。

在“书法小院”老师们的指导帮助下，吕鹏飞与弟弟在安丘县城租下一间小屋，开了一家名为“吕记文房”的小店，专营文房四宝。“吕记文房”给吕鹏飞提供了一个安家之处，也成为吕家兄弟养家糊口的饭碗。“弟弟在一楼卖些文房四宝，同时干着装裱工作，我就在二楼刻章。”靠着逐渐积累的知名度，吕鹏飞现在主要接一些定制印章的订单。

吕鹏飞的印章不仅用于出售，还在各大展会上崭露头角。现在他已经是山东书协会员，还曾入展2018年8月山东省第三届篆刻艺术展、2018年首届青田印石杯全国篆刻大赛、2018年12月全国农民书法作品展等展会。2020年，他获得了2020年万印楼国际精英奖。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于海霞 美编：继红 组版：刘燕